

卷二

快心編初集卷之一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第一回
凌羽化旅中囑子

石珮珩深院報讐

豪傑安論富與貧

一番磨鍊一番新

舟陽市上吹簫客

就是吳飛柱石臣

這四詩是全篇意旨。講那英雄豪傑隨地而生。不論富家。若自能振拔。定轉貧為富。轉賤為貴。其原處

書名 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撰者 清 天花才子 撰，清 四橋居士 評點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編號 D865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快心編

第一回



賤必欲擢之不伸此人卽爲傷天害理之人必有奇禍故廉明吏其後不昌者必曾沒人之善執理太過者也李績真大豪傑哉
薦。優。同。升。得。謚。爲。文。從。政。者。可。不。知。所。則。效。哉。

心編傳奇二集卷之二

天
四

第三回

舒素志絕壁言懷

應招賢華堂抵掌

詩曰

五陵年少愛橫戈

離復當年銳不磨

扣角有時譟慷慨

聞雞忽起舞婆娑

乘風破浪雄心在

勒石圖形盛遇多

往轍未遙堪繼武

終軍弱冠事如何

話說李績集衆將收復之策張達陳說一番其意在招募賢豪曉諭賊衆傳檄江淮各路然後進兵李績聞言沉吟不語只見塔下一人高叫道張將軍所言不差老爺可從其計李績視之乃是中軍官柳俊李績道汝有何見柳俊道方纔張將軍所言正合行兵之要古人曾有此事昔曹操兵攻黎陽袁譚袁尙合軍拒守曹操便欲急攻郭奉孝但言緩戰謂我兵若欲速進成功敵見事急必背城一戰則勝負有所未知若整兵以待其動靜彼一勇無謀之夫靜則事生爭端必起自相魚肉我可收漁人之利獲勝必矣此事足爲今日之鑒雖說賊非世守我非初劫以天下

之大攻彈丸之地不難克勝然於行兵之機未可稍失賊

人烏合急則連結緩則相離

賊人初起貴乎撫循有法久則必當嚴誅又不可不知也

今且暫緩進兵一面傳檄江淮各路重兵嚴守以扼其前於賊境張掛榜文明言大義曉諭賊衆必有認義來歸者再於四路招募英豪以分賊勢方纔張將軍之見正與卑職相合李績聽罷矍然起身道二位將軍所言不獨卓異一時可以垂經萬世便令書記連夜繕寫檄文移檄江淮再寫招賢榜文及諭賊告示差人四路張掛不表且讓石珮玗那日與魏義撞見亂軍意回馬趨避喊叫魏義可往西北上走聽得魏義答應一聲因走了數里到一樹林邊

回頭却不見魏義等兵馬過盡了方走出林外逃竄的民人還衆便在人叢中喊斗尋覓並無踪影天色又漸漸夜將起來只得跑到一個村庄裡面下馬牽着向一個人家借宿那村庄上也曉得有土賊竊發圍了城池見珮珩下馬進村在先只認做軍兵見身邊別無器械問知乃是遇了亂軍失散了同伴來借宿的方放了心便有一個姓王的出來招架留珮珩住歇馬山借宿便難珮珩借宿便易何也蓋珮珩久慣出門熟知世務駕山則從未與人上下慣也珮珩隨到他家裡放下行囊解卸鞍轡這人家是磨麪賣的家裡有幾頭驢兒有槽有料珮珩便把料喂了馬到客房裡安置檢看行李却見盤費銀兩都在

身邊儘可度日但思念魏義身無錢鈔又無鋪蓋叫他一路飲食宿歇從何措辦想了半夜竟難安寢明日天明起來梳洗記掛着魏義便到近村打聽都傳說兗州一帶都有賊兵商旅甚難行走乃想道既如此兵荒馬亂不好行路且安心住在此地探聽路上太平了方好起行兼可尋覓魏義他今並無盤纏賊兵擁塞決難前往料也只在本地尋我算計定了竟作久居吃早飯時主人家走來攀話這主人家叫做王老二年紀只好四十來歲最是一個貪財愛小的人珮珩與他說了長住數天總算與他房錢飯食王老二喜歡不了珮珩又問此地離城多遠可有賊兵

到來王老二道此地離城四十餘里賊兵未必遠來珮珩也畧安些心吃罷早飯便騎馬往隣近村庄打探消息及找尋魏義却並無踪影及詢知昨日所遇亂軍乃是濟寧城中官兵被賊人殺敗往汶上縣借救兵去的自後每日吃過飯便出門前後左右四下找尋或騎馬或步行各隨自便珮珩是個豪傑人品舉動落落托托不十分與人周旋且看着這班齷齪細人有甚的與他招接這村坊上人便向王老二說道老二你家下的客人那就這般大模大樣的小小年紀却是恁地放肆

處處有此等人

王老二道我也看

來竟有些獸的只是他住了數天也便去了你們管他做

甚一日珮珩尋了一回魏義進屋坐下王老二來坐下問話問道小客人你貴處那裡同伴可尋得有些消息麼珮珩道我是山西人同伴却總沒有消息王老二見好的道我們山東人最直最好相與我們這些隣居吃硬不吃軟的客人若看見須與他們打個和局免珮珩心下尋思我又不久居在此要與他們打恁的和局但是此人來說這話也是好意乃笑着道多承老哥指教王老二這一次討了好便不時來講講說說是日珮珩晚間在他磨屋裡看驢子推磨磨完了麥要挽磨掃麩兩個後生用力挽磨王老二也在那裡相幫還像吃力光景珮珩道怎麼這些小

磨兒你們却怎般張智一個後生向着珮珩聽着眼道好自在話兒看得恁般容易你有本事你來拿拿看珮珩便道你們走開待我來拿兩個後生真個走開道你拿你拿如聞珮珩便把暑衣袖捋一捋起走向前雙手拿那磨兒共聲好似拿塊方磚的光景毫不着意眾人發聲喊都呼天神怎麼有甚般氣力真是眼中罕見王老二早嚇出一身汗來正是

秦王舉鼎稱神力

烏獲千鈞不易求

雖說有謀方是將

還須大勇佐良謀

珮珩等他掃完了麵依舊將磨子安好後生們便在村莊

上誇張小客人有氣力個個驚奇王老二也驚詫不已珮

珩食量素大不嘗要買肉吃開了銀包付王老二買肉原

是大脫落心性不像小家子會遮遮掩掩王老二見了那

一包銀子約有十來兩又貪財起意了小人便向珮珩借

銀作本珮珩心下想原要與他房租飯錢便不推辭稱三

兩銀子付他王老二還嫌不發還要借幾兩便又稱付二

兩此時珮珩終住得數天一日的房幾飯錢與喂馬草料

總共算來不要得一二錢銀子今却躉付了五兩王老二

的喜歡不消說得他却絕無感激之念反生出歹意來把

那珮珩的供給及喂馬的草料只管剋減珮珩見得供積

都不像着已前雖則疑詫却也不在心上這王老二却有

一個好妻子

好馬常就村墜走

便對着丈夫說道這小客人自到

我家你便分付說須好好供養昨日却又借了他五兩銀

子雖說將來除算飯錢也是他的慷慨好處若是個怪吝

餽酸的人那肯像這般預先一躉付出

宋時吳履齋嘗宿錢三文或曰太少

吳曰多與便是暴珍天物

該應感他的情供給加厚總是怎麼反待得

他懶慢了這是何故王老二道你們婦道家不曉得我的

算計這個人年輕竟有些獸的不曉得銅錢銀子的煩難

便一躉付了我五兩銀子因此想個好計較假意冷淡了

他他自然要與我爭嘴頭子我便說前日的銀兩都被積

主家逼了去依舊之本日給都難說得十分苦楚他一定

再肯借些我看他銀包裡還有五六兩銀子我有本事說

發他的不怕不一絲歸我我少不得還有一個好算計攆

他出去不是這幾兩銀子白歸於我了

王老二如此世上

思美會生發若珮珩不以錢財為性命輒罵為獸此却與非觀天曰天小者無異反不足怪

妻子平素

曉得丈夫做人不好每每勸阻今見他又使出這般反意

便苦口相勸道鳥來投林人來投人他失了同伴遇了荒

亂也算做一時有難的不可如此待他他若是獸子一發

該照顧他總是怎麼反去騙他如今既騙了他銀子就該

照常相待不好再去算計他了恩將讐報於心何忍自古

說家有賢妻夫不遭橫禍只為夫妻是最親信之人比不得兄弟朋友因他朝說暮說男子心腸雖硬被他勸阻也要回心所以說個賢妻免禍若不賢的妻子却是朝說暮說都是不賢的話男子心腸雖軟也要被他浸潤膚慙潛更暗變便做出不好事來招災惹禍不可救藥可見得耳邊之言語易傾聽枕邊言雖明理人亦不能免賢曉的便為內助不賢曉的便為惡婦破家正是

婦人識見從來陋

全在刑于好丈夫

若使丈夫無主意

婦言是聽便糊塗

這王老二的妻子却是賢曉之人虧他諫阻王老二便也

依了他說話早晚供給石珮珩乃能照常如舊珮珩却也不在心上一日又在外邊打探有人傳說百姓恨知州不

過殺了他家丁賊眾已乘釁入城踞住乃不敢近城行走

只好在村庄左右跟尋總不見魏義分毫影響忽然謠言

賊兵下鄉打糧

破了城故下遠村打糧

嚇得合村居民東逃西竄珮

玢也隨着躲避亂了兩日幸喜賊兵沒有到這村來明日

又有消息傳聞說巡撫李績在袁州殺退了賊兵已星夜

起兵來收復濟寧了那巡撫標下有一個小年紀的將官

總得二十來歲有一身奢遮本事勇猛無比憑你老練的

將軍也不是他的對手因此把賊人殺敗前來恢復珮玢

聽了暗自嘆惜我今年二十多歲正是做事業的時候雖
沒有什麼抱負却比那一班庸碌之輩也是不同只恨生
不逢時不得顯名當世若官府有辟舉之日我決不窮處
布衣况目今賊人猖獗兵戈擾亂正英雄奮臂之秋若得
用我疆場怕不會圖功立業思量到此不勝憤憤歸來坐
在房裡愈思愈不稱意無處發洩便將幾錢銀子付與王
老二叫他買酒買菜

酒能澆塊磊

這山東路上那有南酒總是

些棗燒茹茹燒麥燒等酒王老二買了三二觔又買些鷄
肉菓菜之類却也落了好些銀子不一時整治得來送進
客房珮珩自斟自酌思量所說小將他何以便得遭際有

人提拔我却無人知遇今日還做個失路之人在窮村陋

室之下吃這幾盃燒刀子却不可羞可愧又思小將雖司

料不是什麼三頭六臂的天神我若與他比較起來也未

見得便能勝我但他今日已是口碑傳頌我却蓬茅晚塞

不見不聞天地生人何以這般不等

天地待人

一連吃了

幾大杯酒一時憤氣直冒起來便扼腕大呼走出客房服

了主人家記帳筆視在房裡紙糊蘆笆壁上寫上四句道

浪開萬里駕長風

震物轟雷意氣中

儘是眼前謀肉食

不思巖壑有英雄

寫完擲筆於地嘆氣如雷一時酒醉便和衣倒牀而睡

得老二慌忙對妻子道這獸子發起獸性來了這般大呼
 小叫他的氣力又大不要撒潑打將起來却如何當抵妻
 子道我又不曾得罪于他他為什麼便好打起來你不要
 胡說我看這人不是獸的他或者有甚心事不遂意處故
 此大呼小叫或者是吃醉了且是由他王老二捏着兩把
 汗搥着頭道只是不妙總為拿摩子時嚇壞了少停不見做聲妻子
 道可是安靜了我同你去瞧瞧看便知端的夫妻兩人便
 悄悄走到客房門首却見房門半掩着聽得牀上翻呼嚮
 亮不敢進他的房大家在窻眼裡偷瞧妻子低低說道這
 壁壁上字向來不曾見有想是他適纔寫的了你看他寫



些什麼在上王老二道這字我也有些木識但有什麼肉
 字在上邊必定是嫌肉少了妙要爭嘴頭子哩妻子道這
 也何難明日吃飯就多買了四兩肉與他吃就是了王老
 二道杯着碗裡肉菜都存着只怕酒壺裡還有酒哩待我
 去拿他出來不要被鼠虫吃了去妻子道這可是他白日買
 的拿他做甚他睡醒時自然還要吃的也便好算做夜消
 王老二點頭道有理有理便也各自走開了玳瑁一覺醒
 來已是將夜時候把存的酒菜吃完方脫衣而睡正是

世間燈者十八九

每扯眉皮蓋腳

一頓晚餐堪省得

有餘酒肉且姑存

珮珩一日吃飽早飯走到前村打探只見人紛紛傳說巡撫用了那小將之計燒死賊兵賊主連夜逃去了石珮珩聽了半信半疑再走過幾個村庄到一鎮市果然個個皆如此說便想道既然賊退我爲何不到城中閒步看兵燹之後人民還是如何便一路問了路徑直走到南門大街只見兵火之後人家寥落不堪乃走進城門却見門旁城牆上掛着一張大告示墨跡未乾心下尋思道這告示自然是新出張掛的不知寫何條約在上乃立近前一看却不是恁麼條約乃是一幅收錄賢豪的榜文因而從頭看
去其榜文畧云

昔者魚鹽版築鈞渭耕莘此數人者天生聖賢間出以治世者也方其窮處之時未嘗一日忘天下然不挾策干祿求聞諸侯者豈矯強哉蓋其持身之道也重故於出處之際則嚴設非高宗湯文單辭枉躬重之以三徵九聘之禮則亦終守巖壑老死而無聞然則爲人上者思天下之大不能以一人之慮而任天下之勞必有賴於輔弼百工布澤導化然後天下可得而治也故宵衣旰食勤覓賢才徵訪閭閻旁搜草野名世之士亦應時而動致君澤民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今也聖人垂拱

於上百僚宣教於下設科舉興學校責郡縣旁搜賢士以待選用夫其責郡縣貢賢士豈欲齊伊呂周傳之儔哉苟如是雖萬世亦不得再覩也蓋其旁搜巖穴之意非必求上聖之質全備之才亦以爲人各有所長舍短取長成一德而已而有司於奉行科舉之外一切不問興學校則視爲具文搜巖穴則以爲多事豈所以仰體求賢之意哉夫科舉誠取士之一術蓋居官在乎明理明理在乎讀書科舉者取讀書明理之人以爲國家之用也然其中瑰奇之士命世之英文足安邦武堪定國

者固不乏人而雕文刻鏤徒託空言毫無實際者亦復不少卽武科固常得將材亦多有畧習弓馬不嫻韜畧者一時並進以此輩任國家之事無怪乎文則空疎無具武則異懦無能也且夫朝廷所以責有司者於孝悌則舉而旌之於節義則表而彰之以爲一世勸獨不欲其得一二行詣超卓經濟宏裕者貢之於上以爲股肱楨榦之良耶况今多事之秋如賊寇馬述遠等雖屬小醜跳梁未免大爲民害尤急須奇材異敏曉暢軍事者以效疆場之用若不亟爲延攬坐使天生豪俊寸長莫展

沒沒終身與草木同朽良可悲夫本部院奉命討賊自愧庸愚欲思得奇傑之士同贊機宜滅此朝食古人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以河北之大曾無一義士耶如隱伏待時者見此募文不妨躬赴本部院面陳才藝毋有所隱若建偉業卽當題請聖恩分茅錫爵爾等毋自暴棄甘效隱淪本部院虛席設帷以臨珠玉

石珮珩看罷大喜道不意今日果有此舉真是三生有幸言未畢只見立過兩個軍校來你道此軍校是誰原來是李績差來看榜的曾受李績分付若有人看榜形動舉止

言語間有些奇異卽便引來見我今日却遇石珮珩英氣不凡又見他出言自負便向前道你看了這張告示爲何說三生有幸珮珩道你有所不知這不是告示是招募豪傑的榜文我素欲効力朝廷因不習舉業八股無由可入今旣開賢路便可進身不覓自喜因此上說個三生有幸那軍校道既然是巡撫老爺掛榜招賢你喜適逢其會便該去轅門獻策石珮珩道這何消說軍校道旣然要去我們兩人原是撫標軍官便同你去石珮珩大喜道若蒙引領自然相謝便隨他過了幾條街巷方到部院公署但見官員伺候軍士趨蹌甚是鬧熱軍官道你且在此站着待

我進去稟知不移時那軍官同一個官長出來道老爺分付開門進見只見鼓吹一番吶喝開門石珮珩便把衣帽整頓整頓隨着軍官過了頭門二門遙見堂上巡撫高坐四邊站着幾個衙役階下擺列許多武士珮珩從旁邊小路正欲上前却被武士吶喝一聲叫站住珮珩端立不動只聽得上面傳說上堂拜見珮珩方趨至簷下不疾不徐拜畢乃跪稟道山西太原府陽曲縣民人石瓊在濟寧經過聞老爺收羅豪傑瓊敢以馬骨先投李績在堂上一見石珮珩走來神采英發氣宇軒昂已識他是一個豪傑人品又見他舉止端詳出言不俗先有喜意便叫站起來上

堂講話石珮珩便走上堂來柱旁立着李績道山西濟寧千里之隔你爲何事來此珮珩道祖父爲客江淮也就暫籍揚州今因入京少圖事業故從濟寧經過李績道若欲入京爲謀幹事業必是抱負奇才胸藏經濟本部院正在求賢只不知你所長何事石珮珩道除入股詩賦之外唯老爺所試李績道入股係腐爛時文詩賦乃雕虫小技都是無用之學並非經濟試他何用乃命左右備一張桌子放在一壁擺上紙墨筆硯李績自己取了一幅紙寫了一會令軍官遞與石珮珩道着他做來軍官依言付與石珮珩珩走到桌子邊立着接來一看但見上面寫着道

馬述遠一搵徒也何以遂至擁重兵據郡縣郡縣各有武備何以畧無守禦便沒於賊遂使邳州鄒嶧三處皆爲賊有宿遷被圍內無糧草外無援兵亦在不保今本部院奉行天討或以勦或以撫二者必有一得宜勦乎抑宜撫乎如勦之道其計安在幸熟籌之

珮珩看畢畧停一會卽舒紙親墨援筆而寫不一刻寫完親目至公案邊獻上策稿便有軍官前來接去到李績公案上展開放着李績見他寫得敏捷已是歡喜今見寫得濟楚更加欽羨便從頭細觀道

古語云治則事文亂則事武方今寇烽燎熾淮北動搖執事擐甲行間自必謀維勦弭雖草竊烏舍不難平滅然運籌決勝亦賴其人故執事有收羅豪傑之舉愚卽敢以管見上竄夫賊人相聚不過因旱澇不均民無所賴以致相率爲盜劫掠鄉村其初止爲求食而已夫求食亦何事不可爲乃不思勤力營生竟敢於聚徒肆橫亦知羣醜竊發自然萬死難逃因欲殘喘之苟延遂敢多方以抗拒此馬述等所以竊據州縣有如螳臂之當車也今執事奉行天討料蕞爾小寇豈能當此大兵一鼓

之下立見俘馘然體上天好生之仁還宜兼勦兼
撫方今賊勢猖狂據有郡縣宿遷被圍內外無救
朝不保夕誠足憂虞第宿遷爲江淮喉舌宿遷破
則江淮震駭宜先檄江淮擁兵固守以遏其鋒使
不得前執事統重兵先攻邳州以搖其本再分兵
攻鄒嶧以分其勢使賊首尾受敵不能兩顧擒之
必矣然後推其魁首梟示天下餘無辜可原者仍
令歸農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興利除害教以禮
節則民皆知自惜不蹈邪回此旣事之後可以使
之改惡從善若欲於未事之先安其俗業則在賑

糶糶獨問與疾苦則下皆愛戴其上焉敢爲亂一
愚不敢以膚辭竇聽若於疆場斬將搴旗指率
軍士顛血膏草野上報君恩冒死妄言求執事釋
其罪開其愚採擇左右以備使令

李績看畢拍案大叫道我只道草茅之內無經濟實學之
士誰知今日見你奇才觀汝所言使我洗然心亮何異洛
陽封事便走下堂來執着石珮珩手道你有如此經濟大
才却不從科甲出身真是豪傑之士耻爲章句之學本部
院言之不謬乃令左右設個小橈在簷下叫珮珩坐下如
是顯要的自己看得尊
貴得了不得那肯如此
自己復位坐定便差軍官傳各將

官到來衆將原在外廂伺候聞命趨進李績乃與衆官說
知此事隨即退堂一面令衆官與石珮珩相見一面分付
設宴款待將石珮珩的策稿與衆人觀看張達柳俊二人
見此生謀畧與已相符亦覺歡喜移時酒筵完備各各序
坐散後李績便留石珮珩衙中宿歇細問材藝大加稱賞
到了次日便發石珮珩做了儲將言養其將材以待舉用
另將一所民房與石珮珩做了寓處又撥着四個土兵服
侍珮珩乃差人到鄉間寓所取行李馬匹這寓所主人王
老二見兩個軍人到來說石客人被巡撫老爺收用做了
官了嚇了一跳尋思這人有恁般氣力眼見得有本事的

已前那不見說如今人總則急往槽上牽出馬來取了行
成敗論英雄何況此等細人

李交與軍人拿去想前日還虧沒有得罪怠慢他倘有差
池今日却如何是了這又虧了妻子勸阻不然便要弄出

事來過後思王老二雖幸無事然爲已前借他五兩銀子

今就除去飯錢各項尚還收他二兩有餘倘他差人前來

追取只索要退出還他但見有人進門便心頭突的一跳

鎮日懷着鬼胎小人心事如見直待過了多時方纔放心且說李

績又令石珮珩到衙後隙地面試弓馬件件皆精李績不

勝大喜當下便給盔甲刀仗馬匹石珮珩要顯露精神便

立刻去打造一副束髮紫金冠一紋面桿方天戟在寓住

下也有各官到寓拜訪賀喜便只等李續起兵日期不表且說馬述遠與朱海并十來個頭目逃出濟寧不敢停歇連夜急走到鄒縣城下叫門守城小兵慌忙報知主將王人傑忙傳令開門率領手下頭目飛馬到門邊迎接進衙相見過問詢起居馬述遠將致敗緣由一一細說王人傑口中不言脈裡尋思當日起義之時何等英雄銳氣今日一遭喪敗便竟氣勢隳敗看來反叛之人終非好事曹明田慕承俱係響馬出身都有極著遮本事尚且一總被殺我的本事遠不及此二人倘亦被官兵殺了身名俱喪有何好處便存了改邪歸正之心當下設宴款待過明日早

晨馬述遠陞堂坐了各將參見乃分付王人傑道周晉胡恩攻打宿遷未知勝負我又差吳有功往助亦無消息報來我今同朱海前往宿遷此地當緊要之處官軍一來首先受敵我今留下韓威湯達兩個頭目他兩人都是驍勇漢子可與你協守此城務須謹慎巡邏不可懈怠倘有緩急立即申文知會便當發兵救援又分付韓威湯達道官兵到來須聽王人傑調遣不可違他號令從中撓阻都要計議妥當後行方無錯失若違吾令取罪不小王人傑等唯唯依命馬述遠便分一百軍兵同朱海等統領望宿遷進發話分兩頭且說王人傑心下大有投順官軍之意只

等馬述遠去後便好斟酌行事又見留下兩箇頭目碍手
絆脚甚是懊惱平素也知這兩入十分勇猛在此自然不
妙送了馬述遠去後只得據一所民房送韓威湯達在內
住下又撥三四個兵丁服侍一面差人傳送供應并牀帳
等物一晚無話明日王人傑起來心事不寧正在內衙納
悶忽見有伏路小兵在城外擡了檄文進來王人傑展開
一看原來是李巡撫招安賊兵的告示乃從頭看道

巡撫部院李爲曉諭事照得馬述遠以無賴益徒
素橫江海一旦嘯聚流亡弄兵作亂譬若居白晝
之下量魑魅焉能現形然觀我赤子遭殃爲民牧

焉忍坐視是用奮揚威武翦滅么麼惟體好生之
仁不忍盡加誅戮世念無知之輩亦有迫於飢寒
爲此合行出示曉諭賊中人等知悉倘有豪傑英
梭因一時之不悟便效兇頑想平旦之良心自應
未泯或擒魁首以來降反邪歸正或復疆場而討
賊慕義抒忱邀將來爵秩之寵榮茲從前寇氛之
蠢惡真道速宜自省毋貽後悔特示

王人傑看畢不勝暗喜道我已有心歸降只慮官將不容
今既出示招安便好乘機投順但有這兩個禍種在此當
思一良策除去了他方好做事便將告示藏了總收拾過

只見小兵報說韓湯二頭日到門拜見王人傑隨即出堂迎入坐下韓威道馬大王去了兩日官軍不見到來附近這些地方將軍可該出軍攻取倘若再得了一州一縣也好使豪傑聞風響應我的兵威一振官軍使不敢小覷於我方纔與湯兄弟計議了故此來與將軍說知不知可中尊意否王人傑不等說完笑道此城卑弱兵馬不及一千大王前日又分了一百兵去目下官兵即日便到還敢去出兵攻打旁邑若二位有這本事便請領兵出去我只好在守城韓威頓覺之趣道我原不知軍務爲此要來商議坐了一回同湯達作別去了這湯達却有些見識回到

萬中乃謂韓威道老哥你方纔可看得出老王形狀有些蹊蹺處感韓威道我不曾看出你何以知之湯達道方纔初進去時候看他就像有慌張之狀必是心中有些事故像要瞞人耳目的情景所以見了你我似有急遽舉動後來聽了老哥說話把臉向着別處眼睛斜視出神不等說完便冷笑不止說話裡邊又有看冷破的聲口大有不耐煩之意其中必有原故韓威道我與他說話時搭沒有留心看他你旁觀者清自然有見但想來他是大王起手的人難道便好改變心腸敢生出別樣原故湯達道人心那裡論得我與你留心體察便知分曉正在議論只見生

人傑差兵送了供應到來湯達便叫住問道王將軍今日
可曾發落什麼事件差兵道沒有什麼事件發落湯達又
問道今日可曾接得那裡文書差兵道也沒有什麼文書
到來只有城外探子揭了一張告示進來是有的湯達道
我便要問這告示是那裡來的差兵道是官軍李巡撫的
告示夾曉諭我們軍中要招安的意思韓威道你何以知
之差兵道小的識字告不上字也大故此看見曉得湯達
道王將軍看了有何說話差兵道王老爺看了沒有說什
麼那好二位老爺到來便收過了差兵伺候二回見無話
回答便別了去湯達對韓威道何如我說王爺有些蹊蹺

所以我善於鑒貌辨色他今為這招安告示便顏色有異
又不與我們說知必懷二心再無可疑的了不可不報與
大王知道韓威道我亦此意事不宜遲速差人去報知方
可當夜二人便寫了密書封好叫一個服侍兵丁把好言
獎慰一番又賞了幾兩銀子分付把書遞與韓威道早有打
柴火的兵丁出城可出城去不必與王將軍得知竟望宿
遷進發獻與大王回來時還有重賞兵丁依言辦事且說
王人傑為韓湯二人來議論一番頗資不快心下尋思如
何說化心腹合心協力投順官軍方好設計除此二賊又
慮此二賊氣力雄猛恐鬪時兩敗俱傷又想不如明日設

宴請他暗下毒藥不怕他不喪命算計停當明日便傳齊
 心腹到內衙密商此事尚未開言只見監莫研的小將來
 請驗放兵人出城打柴關節王人傑便帶了從人到南門
 城樓上坐定點撥五十個軍人都帶了方斧繩索匾挑之
 類驗放出城樵採白已望着城不再行點數只見有一個
 兵丁不帶打柴傢伙空身行走王人傑看了奇怪叫人下
 城追轉那空身的兵不移時帶上城樓當面跪下王人傑
 熟視一刻知是撥去韓湯那邊服侍之兵便問道汝欲何
 往兵丁道韓湯二頭領差小的往宿遷大王處投書韓湯
 分付此兵不曾十分遮掩故兵丁亦便說出二人
 然兵係王人傑所撥生子問話自無所瞞王人傑吃驚

道投什麼書書在那裡小兵懷中取出呈上王人傑拆開
 看但見寫着道

部下頭目韓威湯達奉書

大王座前李巡撫傳有招安告示來到鄆縣王將
 軍看了絕不與聞恐官軍虛張聲勢我們軍中或
 有二心之人也不可料乞即發能幹將官速來協
 助庶免他變為此上書奉聞

王人傑看了大驚事急討生便執過了書回顧左右心腹
 大叫道不好了這韓湯二賊他竟要奪我將軍座位密送
 此書與大王處要撥兵前來害我連汝等都要誅滅今既

搜獲洩露萬難遲緩汝等作速隨我到他寓處出其不意
奮勇殺進勦此二賊不可坐受其害說罷拔刀上馬飛走
下城衆心腹共有五六十人各執器械蜂擁而來到了寓
所王人傑跳下馬奮勇當先衆人一齊隨進直到內室韓
湯二人正在那裡吃早飯聽得門外喊聲還疑是官兵到
來故此城中喧鬧隨聽得闖進中堂只見王人傑當先衆
軍隨後風輪電轉奔上階來韓威知非好兆急起身拔出
腰刀要來招架早被王人傑一刀刺着肩膀韓威還待轉
身抗拒又被一刀砍中胸膛血像噴筒衆心腹刀鎗齊上
總得倒地湯達也正拔刀迎敵被衆勇士搶上亂刺兩人

話都不曾說得一句登時一縱刺成肉餅正是

爲人盡命似無辜

若抗王師便可誅

堪笑愚人不知義

也稱報效肯捐軀

王人傑令拖出屍骸燒化乃向衆人道此事不好了止有
投降官軍還有生路好立即回衙寫了降書差一能幹心
腹藏了書扎星夜趨行到濟寧元帥處投降立乞撥兵前
來恐馬迷遠聞知未便心腹受命飛馬而去王人傑分付
四門豎起降旗專等官軍來到這心腹顧不得馬力負命
奔至濟寧到巡撫行署投了降書李績卽遣張達統本部
人馬前往鄒縣受降又恐賊人其中有詐隨令柳俊統軍

接應不一日張達到了鄒縣果見城上降旗高懸王人傑
同偏裨頭目卸甲徒步出郭跪接張達令撥與騎坐一同
入城軍民人等都香花沿途迎接王人傑請張達到自己
署內陞座復行拜見少刻柳俊人馬也到王人傑也出城
迎接進衙恭拜張達便同柳俊出榜安民點視庫獄城池
搜尋前日殺主將獻城的亂兵拿下幾個其餘也有自盡
預逃的無從捉拿被殺主將的家口也有死的躲的俱訪
出葬埋周給諸被害之家俱遣人存問料理畢便着兩個
牙將統了五百兵丁守鄒縣帶了王人傑一千降將并手
下軍兵及囚的亂軍一總到濟寧來李績大擺軍容開了

轅門放砲陞旗然後令王人傑一千降軍到階下叩見李
績叫王人傑上堂獎勞了一番給賞酒食僉做帶衛守備

隨在軍前聽用有功陞補偏裨牙將給與把哨等官軍士
編入隊伍并并有條亂軍凌遲處死被害之家俱官給口糧養

贍一面傳集大小將官上堂面諭道昨日江淮一帶俱有
報文前來已俱練兵固守可無南顧之憂今王人傑又認
義來降賊人勢散便須起兵征進明日五鼓在教場操演
分撥後日即便起兵汝等星夜整理軍務不得有誤衆將
奉命而退便都傳齊部下連夜整頓以便明日教場親閱
正是

開外元戎大燾開

威如風雨疾如雷

適纔一令傳將去

頃刻千軍喚得來

因這箇武點兵有分教未知枝倆兩雄角力爭先既識根由一霎傾心輸服未知點兵有何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為上官者若肯實心做事功效比在下司者更速如李績肯提拔人才纔有柳俊隨有珮玢故當有為之勢而不能為者直曰尸位今則坐鎮雅俗粉飾太平又以不為者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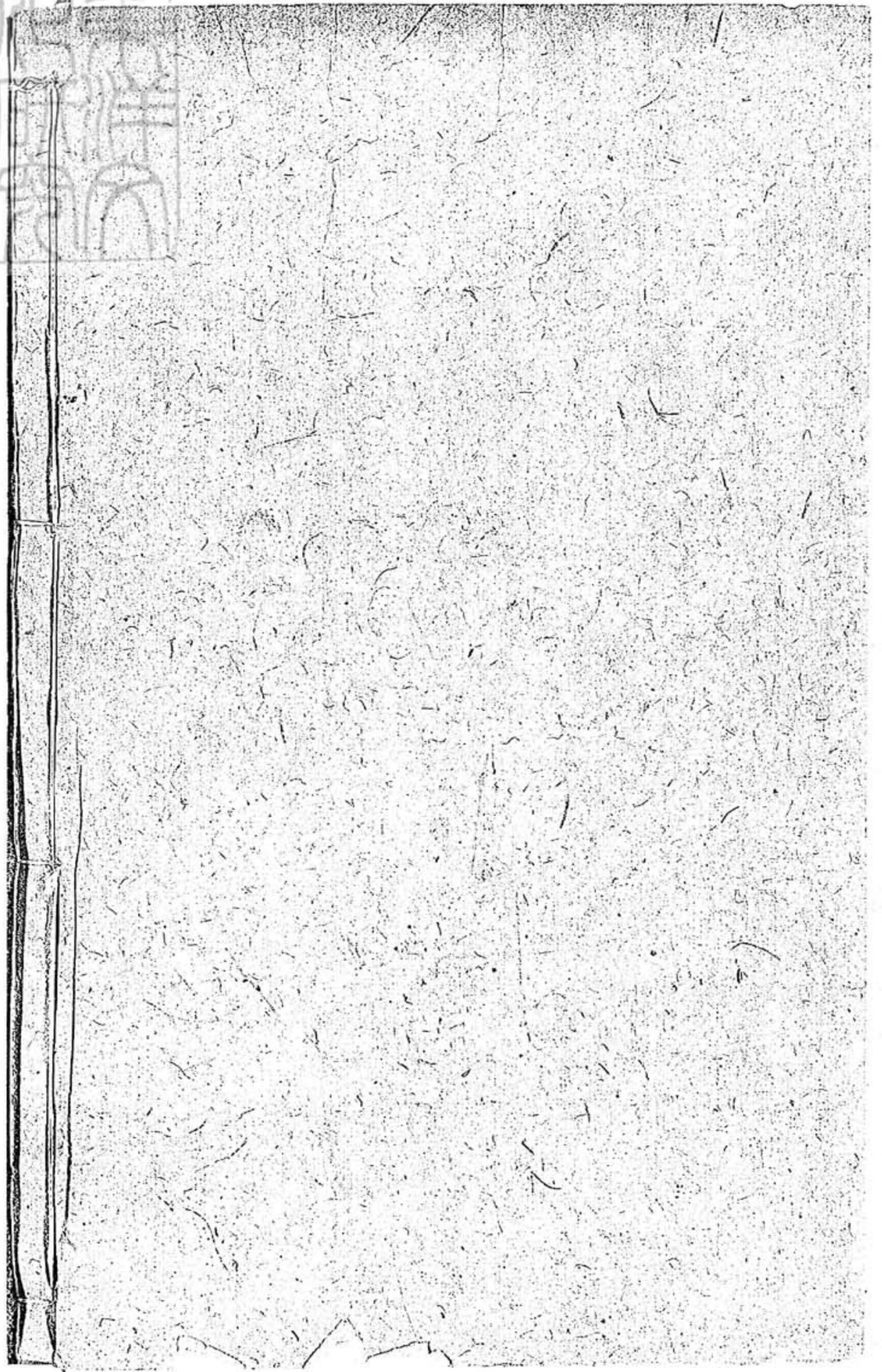
珮玢窮途寥落一種志趣自豪故終得功名利達可見為人志氣不當自賤

僖負羈盤餐置壁妻之教也王老二不慢珮玢亦若是乎雖其人不倫而妻賢則一世上不乏是輩但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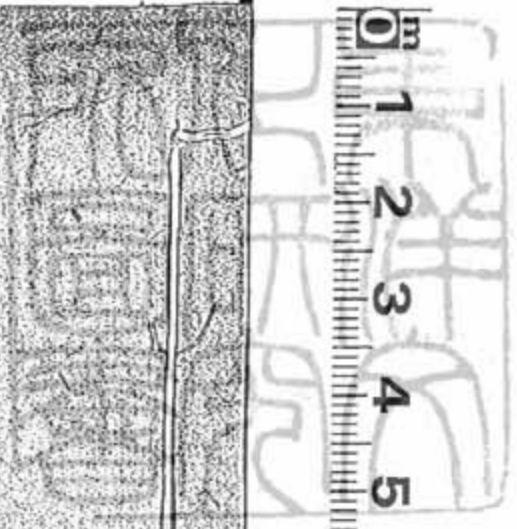
舉無人表揚耳



五
行
所
藏
書
目
錄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77(6)

快心編傳奇二集

第四回

較武藝柳俊識根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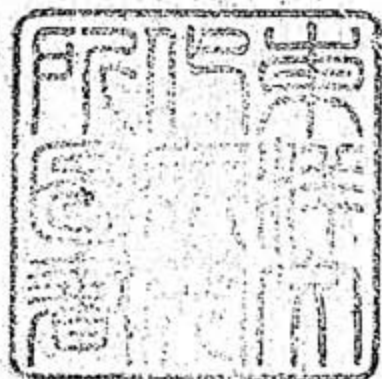
鍊黃金道人弄幻術

詞曰

英雄一樣胸襟。兩相欽。別有疑端探問。語深深事。
有証心相印。是知音。豈若奸貪相聚。只圖金。

右調相見歡

話說李績分付衆將起兵。明日統了合營兵丁。到較場中



科 2014 - 6

操演弓馬點齊了隊伍宰殺猪羊大犒軍士自己南面坐下各將俱依次列坐兩旁眾兵卒依營逐隊把給賞的東西領去分散堂上酒至三巡食供五套李績向眾官道今日諸君皆奉命討賊戮力王朝明日起兵征進必須定一先鋒以為前部諸君可比較箭法弓馬高者得掛先鋒將印既可以增壯軍威又見得各人武藝諸君以為何如眾官齊出席道唯命是聽李績道既然如此須下堂聽點眾官乃各名下堂整束停當立階前聽令李績令把公座移至簷下取先鋒將印一顆置於旁邊案上於演武廳左邊立一箭的離箭的一百二十步為准然後令眾將自守備

以上向前聽點珮珂柳俊身分地步不同其餘千旗哨把點不得先鋒總不必上堂當該吏捧上眾將花名冊籍乃點將云

第一員鎮守山東東平一州兼轄平阿汶壽陽谷五縣副將仍管遊擊事張達

第二員分守山東兗州府城守營參將管遊擊事許景升

第三員山東巡撫部院標下領旗署守備事中軍官柳俊

第四員山東兗州府城守營參將中軍滋陽縣守

備曹虎山

第五員山東濟寧州北城營守備唐可法。

第六員山東東平州汶上縣左角營守備郭從超。

第七員山東巡撫部院標下儲將官石瓊。

第八員投誠軍前調用加守備官仲夫德。

第九員投誠軍前總用帶銜守備官王五倫。

點將已畢各將俱跨馬伺候軍政官把紅旗在將臺上。

招臺下鼓吹齊發。軍容可想擺營兵丁打三聲吶喊。旗鼓手擺

鼓三通發插罷。張達便當先出馬。拈弓搭箭。加上一鞭拽

滿雕弓。看清箭的。吡聲中颼颼一箭正中紅心。兩旁軍士

喝采。此叙平張達回馬正待來案上取先鋒印。只見馬上

一將喊道。張將軍的箭固不虛發。但是這般平射。誰人不

會。且待卑職來射個回身背放。姑把這先鋒印留下。李績

視之。乃是領旗中軍官柳俊。李績便道。武藝高者得掛先

鋒。張達姑留此印。看他箭法何如。張達見李績分付不敢

違拗。但見柳俊把定弓。搭上箭。覷清箭靶。扯足弓絃。把馬

一拍。那馬疾走如飛。他却扭翻臂膊。身藏鞍轡。手過肩窩。

背放一箭。喝一聲。着箭。隨聲到早已射在紅心。此敘喜得

兩旁軍士齊聲喝采。齊聲喝采李績看了。贊妙不絕。柳俊

回轉馬來下馬。正欲取印。只見隊中一騎飛出。大叫道。你

且留下先鋒待我來做。你這背射一箭，何足為奇？我能一發兩矢，也是翻身背射。只見他把兩枝箭兒齊搭在弦上，輕輕扯定，跑至場中，馬疾弓圓，翻身一放，只見那兩枝箭兒似雙燕歸巢，不前不後，齊中在紅心之內。此敘輕捷只聞得滿場軍士大叫好箭。聞得滿場喝采又一法齊視此人乃山西太原府陽曲縣人也，姓石名瓊，字珮珩，現做巡撫麾下儲將。有一二郎神詞一首，贊着珮珩箭法好處，其詞曰：

穿楊神箭，笑自古由基名布。看中虎落鵬誇上將，發弓矢萬無一誤。應是天生靈手，眼盡羿術深知。審固奇絕處，破絲貫氣，書籍傳來有素。堪慕須

知此技學焉難，赴羨應運英豪名世士，肯讓與前。人獨步雙燕歸巢，真善射料誰敢爭雄。嫉如但堂上尊官，場中健卒，人人驚倒。

石珮珩點將時，是第七員將官，還輪不到他射箭為何？爭先出馬，只因見柳俊是第三員的官，已經僭了許參將，且武官不比文官，宜於鼓勇向前，最忌委靡落後。况當角技赴闕之時，不是平居習射之禮，再兼本事高強，何必埋頭多遜。當下李績看了珮珩一發兩矢，兼之背放，齊中紅心不勝大喜，立起來拍案叫絕。石珮珩便下馬上堂，稟道：老爺會言箭法高者，得掛先鋒，卑職合該取印。看傳下馬上堂何等舒徐

不就取印。蓋已穩到。時柳俊雖未取印在手。然已料定穩。
去料無人出其右者。穩一個先鋒。今見石珮珩。又高過於他。心上未免不快。因
也稟道。石儲將一發兩矢。固是絕技。理合掛先鋒將印。但
卑職尚有些未服。待卑職再與石儲將比較刀法。若果能
再勝。便讓他做去。石珮珩聽得柳俊說這般話。便欣然移
步下堂。李績急止住道。不可。兩虎相鬪。必有一傷。刀劍利
器。豈宜輕視。况今正在用人。豈可自相凌併。本部院前日
一見石瓊。便識他是一個將材。今日果出柳俊之右。先鋒
之任。非此而誰。因向柳俊道。本部院因才授任。賞不私親。
今日効力王朝。各宜相護。不得因此負氣。致生嫌隙。你二

人若各統一營。恐有臨事推諉。不若就僉你做副先鋒。便
你二人朝夕共事。宜同心協力。不可坐視觀望。妒功嫉能。
有失軍機。取戾非小。二人連聲應諾。李績便令左右取先
鋒將印上來。親自捧了。遞與石瓊。珮珩跪下。接受。李績又
將案上令旗一面。付與柳俊。柳俊也跪接了。便各交與手。
下裨將李績。又各親遞酒三爵。用將原該如此。便可道。你
二人今日同事討賊。建功立名。他日同列朝廷。尊爵厚祿。
在本部院也。自喜識拔得人。在你二人也是個千里知已。
石珮珩與柳俊。又跪下拜謝。當下已有了先鋒。其餘眾官
亦各各考過弓馬。中與不中。俱不必細述。考罷。復上堂。

原位坐下飲酒。半酣方散。各營將士俱整理行裝去了。柳俊歸到公署。便令該值的備下酒筵。令該班人來請。石儲將石珮珩也不疑忌。隨即輕衣便服。帶了兩個從人。騎着一頭駿馬。到中軍公署前來。該班人先入內報知。柳俊直走出大門迎接。珮珩下馬相携。至廳中施禮。分賓主坐定。柳俊道。吾兄武藝絕倫。小弟肉眼不識。敢於造次。出言唐突。今特具薄酌一則奉賀。二則爲同事會面之私。三則贖場中放肆之罪。石珮珩欠身道。蒙上甚謬。獎得罪吾兄。弓箭偶爾僥倖。只怕其餘武藝。定自不及。理宜推讓。恐道小弟邀譽。故竟直率受印。其罪正無可謝。反承相召。何以克

當。柳俊道。吾兄又來取笑。小弟實是傾心輸服。不敢面諛。左右便擺上酒。殺時天已黑了。便點上燈燭。兩人對面坐下。軍士伴儻們在旁斟酒服侍。二人先講些兵法。大是投機。兩心喜悅。後說及世事。攀今弔古。講夠多時。將及一鼓前後酒意。各有五分。柳俊忽然拍着腿道。吾兄材技既精。又通書史。將來功名正未可量。如小弟黔驢之技。卑不足數。他日望兄麾蓋所至。迎拜道側。真是雲泥之隔了。要愁得知這般愁法。纔是有志氣人。石珮珩道。吾兄何出此言。我等正在少年。凡事努力。自可步步前進。又非日暮窮途。何必生此感慨。只怕他日見高官貴爵。不肯提挈。小弟爲憂耳。柳俊道。吾

兄尊庚幾何料也與弟相儗。石珮珩道。小弟今年二十有二。吾兄却是二十有幾。柳俊道。小弟今年二十一歲。乃道。大凡人生相遇。必有夙緣。實非泛事。弟與吾兄萍水之遇。今日同事討賊。又值年歲相等。大非偶然。意欲與兄結爲兄弟。以藉餘光。日後倘命各不齊。豐茲當彼。庶使偃蹇者不至落寞。不識吾兄肯提挈否。石珮珩道。吾兄不棄。足見厚愛。因思及凌介山結義之事。過脈自然他今飄零何所。我又羈絆在此。不得會面。魏義又不知作何下落。自家妻子又在浙省極邊之地。不知近來兩老人如何光景。見我不去。定有許多焦躁。只道我是沒品行的。招惹下許多煩惱。都

是與凌介山結義中生。今日見柳俊說及結義。怎不觸發

着根苗。因而不覺的喟然長嘆。

光景可想

柳俊道。吾兄有何心

事。何以忽然長嘆。珮珩道。觸事傷情。感懷思舊。難於默默。

故形於口。吻聞耳。柳俊見說。乃叱退左右。道。大丈夫肝膽

相照。有言則言。若兄有舊事在心。何不與弟畧爲一述。珮

珩道。因兄言及結義。故追思曩昔。今既知己之遇。若不厭

煩。不妨爲兄從頭一述。此時服侍人役。一總斥退。連斟酒

小廝。並不在側。柳俊也停酒不飲。洗耳傾聽。珮珩乃把自

己家鄉世業始末。及後借債被逼。報讐逃命的一段事情。如此如彼。細細述了一遍。柳俊聽到郝龍凶惡不勝髮指。

聽到石珮珩父母一時慘亡。切齒痛恨。後聽到黑夜報讐。了結郝龍夫妻性命。乃拍案大喜。道世間爲富不仁者頗多。焉得盡吃吾兄之劍。吾兄真英雄大俠也。小弟不勝欣慕。石珮珩乃把父親夢中指點。逃到揚州。遇凌介山。一見即便待爲上賓。結爲兄弟的始末。細述一番。道因吾兄言及結義。故思及此。柳俊聽得說及凌介山。不勝驚愕。道聚得果奇無怪。這凌某莫不是揚州凌知府的公子麼。石珮珩道正是。柳俊道若是這位凌公子。我在揚州時也曾與他相識。那時爲何不見。尊駕石珮珩道弟在他家裡住。不上二十日。便往福建去了。柳俊道往福建去。却爲何事。如

今這凌公子近况如何。尊駕又爲何事。在此石珮珩道他有一個親戚在福建。彼時有流氓作亂。未知親戚家會否遭難。因而託弟去的。比及回來。這凌介山忒也晦氣。却被人誣作竊盜。逃去他方家中。弄得瓦解冰消。人離財散。弟至此地。亦爲跟尋而來。不意又逢土賊竊發。羈留在此。不得與凌介山相會。又不知他下落。聞得說他却反與對頭人家的小廝同行。不知是禍是福。教我一路來尋思。好生放心不下。是以衷心耿耿。不能釋然。柳俊聽得確真不等說完。矍然起身。向珮珩撲翻身。便拜道。小人愚昧。敢於放肆。望乞寬恕。珮珩大驚。慌忙也拜下去。扶起道。這是爲何

柳俊乃將自己出身丁家收用。凌公子與丁公子如何相交。凌公子如何覷破強盜書札。丁公子如何暗弄謀害自己。如何兩番報信。如何商議出避難之策。自己如何去那投正。又如何同行的話。述了備細。珮珩方駭然道。原來你就叫做湘烟的麼。寫兩人情狀。心事可想。但今凌相公却在何處。你又在此軍中做官。這事好叫我委決不下。柳俊乃將兗州報恩寺中留寓。凌相公見了樓上女子。眷眷不捨。後往瑞光寺游翫。以圖散心。北上不意遇土賊竊發。便至隱絕。自己如何為李巡撫收用。如何殺退賊兵。又如何託報恩寺住持留書相公。及留盤費的始末。述了一遍。珮珩不見凌

介山。便有疑心。今見柳俊說來情節。雖是近理。然也不便遽信為確。乃道。我只道凌介山已入京中。原來又有此阻。却在兗州居住。但你既殺退賊兵。何不就去見一見相公。却託和尚轉寄。這是為何。柳俊道。那時退賊。李公便欲乘勝克復濟寧。軍事倥傯。不能刻離。相公又在城外瑞光寺裡往返料理。得快也須一日盤桓。因此不會出城。止叫得報恩寺中住持到來。將相公託他照顧。那住持名喚覺性。最是走勢利的人。其實見我做了軍官。在李公跟前聽用了。不得趨承周到。故此將相公託他。料他決不敢怠慢。我書中曾說待班師時。便同相公進京。自然在報恩寺中住

下珮珩見柳俊說來果然不會親往瑞光。未經三面託付。心下老大起疑。乃道係在丁家。既已有年。待你也自然情厚。既丁公子要筭計這凌介山。你何不將凌介山出首在官報與丁公子。得與你的功勞不小。那時你要家私要好。妻子憑你要什麼東西。那怕丁公子不與你。何苦潛踪要跡。逃竄他鄉。擔受此無益驚恐。你今顯榮身貴。有力有勢。更可以做得。前日我從福建回來時。聞得了家捉拿你。甚是緊急。捉住時。要碎屍萬段。你今何不趁勢。縛了凌介山。我同你一齊去。獻與你主人。也可帶挈我得些好處。你心下如何。柳俊一聞此言。心如刀割。睜了眼睛。簌簌地亂滾。



下眼淚來。向珮珩跪下道。我只道你是凌公子的義兄弟。原來却有這般背盟不義的念頭。但是如今凌公子雖是我叫他。在兗州住下。但料他決不停止。自然往京中。年伯薛吏部家去了。你若討丁家的好。就將我捉去丁家。我是丈夫說話。決不皺眉。只是正在為官滅賊之時。如何捉去。說罷。拜倒在地。哭不出聲。石珮珩見了這般光景。聽了這般說話。定非做作得出的。不覺感動。亦弔下淚來。忙扶起柳俊道。你原來果有這般忠義。果是磊落丈夫。千古罕遇。我一時暗昧。却錯認了你。乃將江都。越半殺了節級。救出魏義。魏義寄託了妻子。然後同他一路行來。又在此地。遇了亂軍衝散的。

始末細說了道。但不知魏義作何下落。不知他竟往京中尋凌相公去。又不知還在此處尋我。若往京中凌相公却還在兗州。無從尋覓。若在此處。我又無從尋他。且他身邊並無盤費。如何度日。叫我心上也記掛着。好生難過。已前憶着介山。如今得知。駕山下落了。却又憶着魏義。真是人生世上。慰心處少。憂心處多。至柳俊見石珮珩說出越牢救人何等膽氣。又何等義俠。方識石珮珩是個奇男子。所以有殺郝龍報讐的手段。曉得方纔珮珩一篇說話。必是反來試我。因把一腹疑心。都皆消釋了。敢得石珮珩說魏義在牢中受若受道官慘刑。並不說主人實在踪跡。深感

他忠心為主。是時你二人都立着講話。珮珩坐下道。雖則跟隨凌相公。如今你却有了前程。將來凌相公待你。也不好同前一般相看。何況我與你。並無統屬。且今日共事効立王朝。或者將來同為國家臣子。不宜露此形迹。有失觀瞻。柳俊見說。不敢對坐。把椅子畧扯在下邊坐了。便重叫伴儻們來伏侍。重新暖酒。二人洗盞更酌。石珮珩道。你既與凌相公一路行來。難道並不曾提起我結義之事。柳俊道。起初一路趲行。心急行速。又唯恐丁家知風。追趕懷着鬼胎。並無暇說。及聞話理論別事。到後來在兗州報恩寺寓下。又有樓上女子之遇。因此也不曾說。及石珮珩笑道。

究竟此女子是誰。相貌如何。柳俊見有斟酒小厮在旁。不
便顯言。乃把筯蘸酒畫字。寫卽李公之女。乃道天下才色
兩絕也。只怕無出其右了。因將傳詞之事。畧敘梗概。道他
所作詞句一首。我還一總記得。遂念與石珮珩聽。珮珩便
想到自己妻子。驚詫道。原來這般女子。却也不少。不信此
老却有這般憐才之女。柳俊道。石爺說却也不少。想是亦
從那裡見過這般人來。珮珩不便說明。便把別話支吾過
去。心下想這柳俊。其實聰明。出口不俗。必定曉得文理。怪
不得凌駕山十分相信于他。看來果然可取。乃道。你書中
說直待班師時。然後進京。但是凌駕山進京的念頭。據魏

義說。原爲秋試功名起見。今去勦賊。未知遲速。倘過試期。
便無及矣。柳俊道。到那時想這些土賊也自然平滅了。李
公回京覆命。待相公免他。或者別有幹旋。亦可圖取功名。
珮珩道。他的念頭是必欲從正途出身。豈肯別走捷徑。只
好待下科的局面。乃問道。李公旣然同在寺中作寓。自然
識面的了。柳俊道。不曾識面。相公正去拜李公。因李公有
恙。未經相會。後病愈欲見相公。却在瑞光土賊圍城。使至
隔絕了。珮珩道。原來如此。當下漏下三鼓。酒已夠了。珮珩
就在柳俊衙中宿歇。二人同榻而寢。却說柳俊與珮珩。雖
未八拜定交。却已肝膽相照。明日五鼓起身梳洗。各飽食

拴束停當天黎明時柳俊傳齊各營將官統領本部標兵。總到元帥衙門伺候。少頃巡撫陞堂。石柳及諸將都進見。叅謁李績令許景昇領兵三百駐守濟寧。將兵馬分作兩路。以張達爲主將。郭從超王人傑爲副。統領本部人馬。前往克復睢縣。張達當堂領了軍令。先辭起行去訖。乃以石柳爲先鋒。以唐可法仲大德爲左右翼。曹虎山爲合後。自總中軍。便望邳州進發。按下一邊。且敘前話。且說張玉飛住南京探親。一月有餘。方纔回來。纔曉得凌介山被強盜捉。做高家已經逃出。家人魏義被道官捉去。夾打問了主謀。監禁在獄。又聽得說魏義供稱家主往蘇杭遊學。官府

又傳檄蘇杭緝拿玉飛聽了。不勝驚駭。念介山平昔何等端方持重。此事從何說起。却是何人陷害。乃急到凌家看時。只見道官封條封了門戶。去尋凌家家人問詢。却一個都不見。尋了兩日。遇見了一個姓趙的。問他始末。根由也只說得道官忽來捉捉相公。避了出去。便把魏義捉住。解到道爺衙門。說是窩頓了強盜。又差中軍官同江都縣大爺到家。將人口盡行趕出。將東西什物一總起去。算做盜賊。封鎖了門戶。聞說還要緝訪我家相公。并捉拿我等。故此一總避開。不敢出頭惹事。玉飛便問你相公避往何處。姓趙的道相公出門。我們也不曉得去向。如今聞得道裡

老爺要傳檄蘇杭捉拿。不知是真是假。魏義的妻子住在小巷裡。張相公去問他。或者曉得姓趙的說罷。自去玉飛便到小巷裡來問沈氏。沈氏乃將丁公子家有強盜的書信。相公適然去看見了。故此丁公子便行陷害的事情。悄悄畧敘梗概。玉飛不勝大惱。孟明怎麼如此喪心凶暴。然也還在半信半疑。便問道。你相公今既避出。却往何處。沈氏道。連我也不曉得。避往那裡去。聽得如今道爺着處緝。功不知將來怎麼樣哩。玉飛便不再問。乃道。你們放心。你相公的事。有我在此。決不使你家相公牽涉在盜案裡。沈氏道。只是如今現有文書在外。四路捉拿張相公。怎麼說

不涉在內。玉飛道。不妨。便別了。沈氏回來細想此事。又不便向丁孟明理論。且四下裡察探口聲。果然若要不知。除非莫爲。都有人議論着這樁事。俱丁孟明所便。始信爲真。不勝切齒。欲要趕到丁家。鬧他一場。想未曾拿住他形迹。將何指證。且於介山身上亦屬無補。反要自惹禍殃。乃自恨往日爲之介紹。引他相見。以致今日受其荼毒。暗裡替凌介山嘆了若干悶氣。筭計必要替他伸冤。方不負相知友誼。想了多日。想出一個計較。乃拉集了最相契幾個同席朋友。到家衆朋友走來。只見堂中設了供桌上。供神明紙馬。衆人奇詫。爲何緣故。玉飛出來相見。乃開言道。今日

請諸位到來。不爲別事是爲同庠之誼。見得駕山雖諸位寡交也。

或有識與不識。然我輩好義之心。素皆抱負。自然同具。不平理宜。大家出來解紛。不可使斯文掃地。介山凌兄知名庠序。閉戶讀書。忠信謹恪。凡我同袍。素推德器。不料近日忽被好人所害。唆盜指扳。雖則遠避他所。他的家人魏義現監禁在獄。業已自認主謀。與主人無涉。無奈當事吹毛求疵。不肯放開一面。必要一網打盡。我等誼屬同袍。焉忍坐視。是以請諸位到來對神立誓。弟願做呈頭。往司道府縣處具呈。替介山辨明冤枉。諸位諒有同心。故此相請。衆人見說。亦有欣然的。亦有遲回的。玉飛道。見義不爲非勇。

也。總之弟作呈頭。煩諸位相帮鼓舞。凡有衙門使費出外。

盤纏。卽我輩茶酒飯食。總在弟一力任之。衆人見玉飛如

此懇切。便都從命。只怕未必爲懇切上起見。如今世上真

有爲不公平事。要動公呈。衆人皆打退應鼓。誰肯勇往。若得玉飛一般人。開

心見誠。一身獨任。則趨合者如市矣。玉飛已做就祝文。取

出來與衆人看過。各押了花字。拜過神像。將祝文一同燒

化。當下飲酒而別。明日玉飛故意去撻丁孟明。與名丁孟

明。託病不來。玉飛便也由他。備寫了情節呈詞。請同衆人

往各衙門具控。大畧申說生員凌某。平昔忠慎謹恪。折節

下帷。宗族鄉黨。皆知爲端方之士。毫無間言。或家人慙不

畏死。非分妄爲。在凌生員或一時昧於體察。不能整飭。爲

民上者。也要推原本人。平昔舉動若何。不可概爲求備。何況凌生員先已遊學出門。家人所爲。何由曉得。且今家人魏義自認主謀。情真罪重。則魏義自爲盜首。盜首旣不涉。及主人嚴訊之下。亦無異詞。於情於理。可以釋然。且凌生員係閩閩後裔。清白素傳。身列黌門。埋頭書史。縱家人情罪可誅。爲民牧者。尚存投鼠忌器之念。作養斯文。何況家人業已自認。豈可執意誅求。玉飛將這等議論。哭陳憲司。各官爲之悚動。府縣官可以到希寧面前說得話的。都來與希寧說。求他不必追求。張玉飛又聲言出門往撫按告理。自古道。秀才如狗。苦有公事。一淘來。一淘去。妙諛情態。逼真。在

官府面前。指手畫脚。搖頭播腦之乎者也。連片的通出文來。大凡讀書人。極會翻駁議論。轉轉折折。百般的綿搭絮歪廝纏。一若說話。一落破綻。這遭入了他們套中。便高興極了。撩衣扯腿。把身子亂擺亂踱。這個纔說得完。那個又接上來說。甚至大家都來說。七張八嘴。鬧得你個發昏章第十一。官府都禁他不得了。所以說這班秀才們。再惹他不得的。這張玉飛日逐拉集了幾個同心之人。在道裡衙門上鬧炒。希寧被這班人鬧不過。又被各官來說。也有些良心難昧。又聞得合學朋友。要往撫按那邊告去。也有些怕事。便向過籠的吏書皂快們說。叫他安頓張玉飛等。張

玉飛見希寧有些活動。心上尋思。這些吏書們都是希寧第一等賺銀錢的心腹。雖則他的本官如此說。這班人若在中阻撓。便至改變了。不若以利結之。等他們沒得反悔。張玉飛家事原富。便取出數百金。誰人肯在道衙門上下使用。并各衙門可以用力之處。無不囑託周到。要他們在官府面前幫襯。出脫介山。從來涉訟事的。送銀錢與衙門裡人。都是爲體面上過意不去。不好白白煩勞。故此餽送酬謝。原無實際工夫。假如官府立定了主意。吏書們敢贊一辭。但是吏書們服事官府。深知情性。冷中一句。或好或歹。投機合拍。竟要做了中病根苗。這些涉訟人家。送銀錢與

衙門中人。全乎爲此。今日張玉飛將銀買囑這些衙門裡人。雖已前得了丁孟明的東西。似該全然爲他無奈。道官已有放寬凌生員之意。落得兩下見情。早晚在官府面前。自然都走了鬆路。果將凌介山姓名不入口供。申詳上司。都不曾于碍一個凌字。張玉飛又去訂囑。要他撤回傳檄。蘇杭的文書。這吏書等道。如今到部文書。沒有涉及凌介山。他一身便已乾淨了。那個檄文不足爲害我這邊一等部文。批准自然行文書去撤回。請諸位竟各安心。不必掛意。張玉飛見做成了這樁事。雖則凌家沒入在官之物。如房屋什物等項。不能挽回。然於介山身上一毫無碍。也不

極爲朋友的一片血心心上也覺歡喜獨恨了孟明凶惡
忍做出這般事來有時在朋友家遇着丁孟明故意說道
前日吾兄約小弟與名替凌兄分辨適值賤恙不得扳附
至今中心歉然吾兄具此義氣慨然自任果把凌兄出脫
如此待朋友真是千古一人小弟輩汗顏無地張玉飛見
他到是這般說鬼話反氣他不過乃道小弟此舉實是義
氣激發既爲知己若知己有難不替他出一分力這人便
非人類有恭而日何以立天地間凌兄此事必有讐家陷
害此句太凶小弟做了這事縱使那讐家知之料也無怨於我
况且凌家一家弄得星散又害了他家人性命也可出了

那讐家之氣了丁孟明聽了便頓口無言臉色都變張玉
飛雖則一時惱頭上說了然心上尋思凌介山前車不遠
足爲殷鑒豈可暴其底裡倘亦受其暗算大非明哲之人

張玉飛有作用人

因而已後深自警勵或遇見時絕不提凌字

的影兒就在衆朋友面前亦俱不說過了數日聞得魏義
在獄身故結了案件是年正當大比玉飛便辭了母親移
往江橋庄上用功讀書一則避了塵囂可以靜養用功以
待秋試一則離了丁孟明可以避其暗算他這山庄背山
面水樹木繁多時炎熱漸至讀罷書便將書樓北窓開了
移榻相近松竹之風拂拂吹入閒時或掬泉煮茗或汲水

澆花真樂耳不聞市塵之聲。眼不見龕俗之氣。人林聽好

鳥聲。歌臨池看錦鱗。戲躍更有那雨過山光。月明水色。霞

輝。落照烟散。曙天都足以開暢心神。聰明耳目。正是助學

問的風雲。資筆墨的烟雨。享了無限的清福。領了無限的

靜趣。真快有詩為証。

畫長人靜愛山居。

卧聽滄浪午夢餘。

門外不知些個事。

案頭唯對五車書。

做書的自住張玉飛既如此出力出脫了凌介山魏義自

該曉得何以魏義自出獄之後與珮珩在路走了許多日

子又在褚愚家裡遇見主人竟總不曾說及玉飛用力之

處。這是何故。

一段補敘有力

原來張玉飛做事不過吾盡吾心。豈

欲邀譽魏義在獄中無人送信。何由得知。即沈氏曾見玉

飛同了許多斯文人在道前亦經疑心。不知可為着我家

主人之事。然止腹裡轉念。沒有當面問明。縱使華英或者

得知他又是一個謹慎的人。是非之中不便東說西說。所

以魏義沈氏都但知有張相公。曾有肯替主人出呈辨冤

之語。其已後得以出脫的原委。却不曉得閒話休提。且說

丁孟明見玉飛拉集了幾個同學。替凌介山申辨。心中雖

惱。却不敢出來作對。且見凌介山已經逃避出去。魏義又

問實在監家私。又已罄盡。看書的警恨也儘可洩了。故

也聽其自然。但可恨湘烟逃去。決是他送信凌家。心下十分恨怒。差人四下緝訪。竭力搜尋。並無踪影。過了些時。也便丟開。一日只見巫仙來報道。魏義於本月二十三日。已經暴病身故。縣官檢驗是實。拖出掩埋。相公可趁此料理。好發放。慎明二人出獄。孟明因取些銀子付巫仙將去。真個錢神有力。慎明二人俱得從寬發放。杖罪問徒。孟明又在配驛所在。央人幹旋。催人願替原在江中行劫。孟明初先見強盜事破。雖則幾翻把凌介山弄得他家人離財散。自己却也用了好些東西。鎮日也懷着鬼胎。唯恐別有枝節。兢兢業業。一日已一日的光景。今見官司結局。太平無

事。放開懷。摠照舊胡行。然而所交的朋友。總有些曉得凌介山被害原故。皆丁孟明所為。有幾個具公道心腸的。都恨其為人。漸漸疎遠。止剩那一班無廉無耻。油唇花嘴的朋友。終日羣聚一處。談論閨門賭博飲酒。肉中單表一個姓王名繼祖。其父乃是鄉榜出身。曾為邑宰。腹裡八股頗通。却有一樁僻性。膠固不拔。你道這僻性怎麼一個樣子。原來痴想成僊作祖。但凡見了一個遊方道士。便去請他進來。不問他有德行。沒德行。有法術。沒法術。一例敬重。高臺供祭。極其奉承。要學他內運氣火。及符錄燒鍊之事。雖嘗被那般方上道士撞騙了。心上也不懊悔。但說道這都

是神仙來試我。人若愛惜銀錢，便不得入道。若爲着銀錢，生了退悔的念頭，不肯精進，向慕便生千萬年終久不得入道。所以他屢被遊方道人千變萬化的法子騙了銀錢去，還只道是該的。愚必迷迷則不悟因此方上之人，便都學些小法兒來聳動他，爲入門之訣，甚有等醫卜星相在方上，搖唇鼓舌的，也都假扮做道士，在他家門前，替來掠去，只要撞見了，就是生意上門，便好騙他東西。朋友親族見他迷而不悟，多方譬喻，勸他不須如此爭奈。道王舉人真是匹夫之志，牢不可奪。由你百般開導，只是不改。反道你門不知就裡。當初杜子春有仙風道骨，不愛惜錢財，因而有雲



道人來試他。三次助他家資動逾萬計。杜子春只把來費用蕩盡。那道人見他有真性，具存不爲物染，所以度他成仙，得以白日飛昇而去。倘杜子春那時一得貲財，便去算計經營，累百求千，累千求萬，如此則以外物染移滅了真性，不能返本還元。那得成僊作祖，所以我今不吝錢物，不管他是騙，是試，自然得一個真仙下降。到那時你們立在紅塵中，看我白雲上，豈不快哉。想頭也虧他有衆人見話頭也虧他說他這般復諫，曉得他中病已深，心都偏了，不可救藥。聽其自然，這王舉人到五十五六歲上，却來了一個燒外丹的道士，叫說會燒金丹，名爲白雪黃芽之藥，白雪却是元鉛。

黃芽。乃是硫黃配了藥料。火中鍛出霜來。用法製服。那曉得。這都是金石之物。一塊火毒猛烈易發。一吃下。腹發作起來。燒腸灼肺。腹中必剝之聲。頓時血湧而死。韓文公大儒也。服硫黃求生育子。他臨死之時。還道我成仙去了。要脫胎換骨。息何况他人。了。這般人。真所謂下愚不移。雖則可憐。實不足惜。正是

養命只教循道理。

何須妄意覓長生。

但看忠孝有功者。

凜烈長留萬古名。

王舉人死後。家事漸也寥落。遊方道士便也稀少。可煞作怪。這王繼先的心性。却與父親無異。真所謂父子天合一。般也。他專尊信道教。每與朋友們讌會。他人或說別話。獨

有王繼先。開心閉口。不離着存神養氣。符水燒丹的話。一日。獨立門外。只見一個全真走上階來。向王公子稽首道。貧道問詢了王繼先也。連忙一揖。細看那全真打扮。却也有些像樣。怎見得

頭戴藤冠。身披鶴氅。脚穿雲履。腰繫蘇絲。肩上海蘆。就是誑財兒子。手中塵尾。便為騙物。行頭接成。幾縷清鬚。却道純陽轉世。串就一篇鬼話。卽曰。道炁常存。背着棕團。稱打坐。自言仙量帶。椰瓢愚人。輒詫形容異。竟認神仙會。擺搖。

王公子見他狀貌清奇。便請進廳上。重新作禮。賓主坐下。

動問姓名。全真道某等留形住世。混跡塵寰。姓名久已不露。如有相問。但稱我為回道人。即是王公子心下一想。這道士叫做回道人。莫非是呂祖師麼。當下就十分歡喜。便問道。仙師所善何術。全真道某周流世間。專以存心濟世。扶善鋤凶為念。若講那外道旁門。某等正欲驅除此輩。所善者五雷正法。點石為金。王公子聽到點石為金。不等全真說完。便道。弟子正在窘中。別的道法。且闕過不論。只這點石為金。不識仙師可真能如此。全真道貧道並不打誑語。若疑虛談。不妨如今面試。王公子尚半信半疑。茶罷全真道公子可要看點石為金。若要面試。可取火爐出來。王

公子正要看這法兒。見他先自說起。不勝大喜。忙叫家童取出爐來。這些小廝童兒。聽說道。人要作法。不知怎麼樣。一個好看。都爭先踴躍。搬爐搬炭。拿扇拿筯。紛然取到。將炭搨起火來。全真解下麻絲。貼身取出一個錦囊。扯開囊口。拈出一個銅鑪。比鴉蛋兒大小不多。上節却有一蓋。摘去蓋頭。門口可容一指。便叫小廝兒去。堦縫裡拾得豆大的石塊兒四五粒。納入鑪中。又向腰間取出一個小袋。來這袋更是花繡開袋。拈出一個細腰葫蘆。去了塞頭。把長指甲伸進。鋤出藥末。彈入鑪中。活面道士仍把葫蘆裝在袋裡藏好。將銅鑪兒蓋上。放在熾炭之內。叫小廝們砌

滿了一爐的炭着實搨住自己在火爐旁轉燈兒的走動。口中不住喃喃不知念些什麼大家都道他念咒語了。入神之念穀多時火爐搨得大旺全真乃對王公子道此金已成可取杯水來小厮連忙便去取了一杯淨水遞與全真全真接了左手捏着三山訣駕着水盞右手捏着劍訣指定銅錘叩齒三下口中朗念道

大道渾然炁化無邊陰陽默運雌雄轉丸有則唯人無為自天精氣內固神光外全金從木結火用水燃龍神護鼎虎魄施權揚離附巽伏成歸乾融氣浮紫成憤流丹千靈萬應出幽入元已經變化



更莫還元吾奉九天玄女急急如律令勅。此咒大通全真念罷含了一口水向錘上一噴喝聲道疾右手劍訣向錘上劃了幾劃向上一挑運了一口祖氣向錘上呵了一聲即放下杯子便去取那銅錘王公子急道那銅錘火熱可用鐵筋來搨全真笑道貧道不妨自有小技王公子愕然以為失言正是

一般法術兩般人 貪貨為邪濟世誠
莫怪眼前無見識 做來奇特也堪驚

此時家中大小僮僕聞得主人留一個道人在那裡作法都聚來觀看只見這道人在旺火之中取起銅錘又慢慢

地並不見他指頭上的皮肉有一毫兒焦爍且不論他煉得金煉不得金只這般兒必是有法術的人能鼓如此箇箇心中奇詫都叫一聲奇怪全真右手拈起銅罐放在左手心裡右手兩指摘去蓋頭真箇慢騰騰的就向一方淨地上側着罐口子一傾衆人齊拍手道怪哉只因這道人弄術有分教百年富貴忽逢方外兇徒一旦貧窮遂入草頭賊黨未知全真傾出何物作何結局且聽下回分解

人只患自己無其具如珮珩箭法之妙何患人不敬服功名不成哉然此是天分帶來真本事比如學問中有登峯造頂者殆由天授亦非咿唔帖括所學而

柳俊只是一個服小本色便到處起人尊重故驕吝二種斷乎不可

全真行術亦有奇處忽之者自負吾輩儒者不爲索隱行怪藐視不理惑之者奉爲神仙秘妙愛其愚弄沉溺不悟均無足取



秋心編傳奇二集卷之三

世間不哥世無私姐

謝計對藤。斷不堅。處之皆奉。為帆。山。越。少。愛。其。思。弄。全。真。洋。滿。亦。有。音。處。處。之。音。自。其。音。華。謝。意。不。當。索。二。遍。瀾。平。不。可。

謝對只是一團。如小本。可更。庭。盡。雖。人。尊。重。以。謝。容。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第五回

貪分外一炬破家

逞血氣干弓殞命

詩曰

世上人心原不小。堆金積玉還嫌少。貪得便招神。鬼惱何所禱。無情火發家緣了。多懼多謀稱智。巧彼惡當我非佳。兆熱血一腔膏野草名。雖表何如明哲身原保。